

'93 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精品

红色间谍

—代号巴山

于天命 著



111
L446
492

红色间谍 ——代号巴山

于天命 著

作家出版社

出品人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红色间谍系列之一：代号巴山

作者：于天命

责任编辑：林金荣

责任校对：祁 斌 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431 千

印张：18.625

插页：2

印数：0001—11000

版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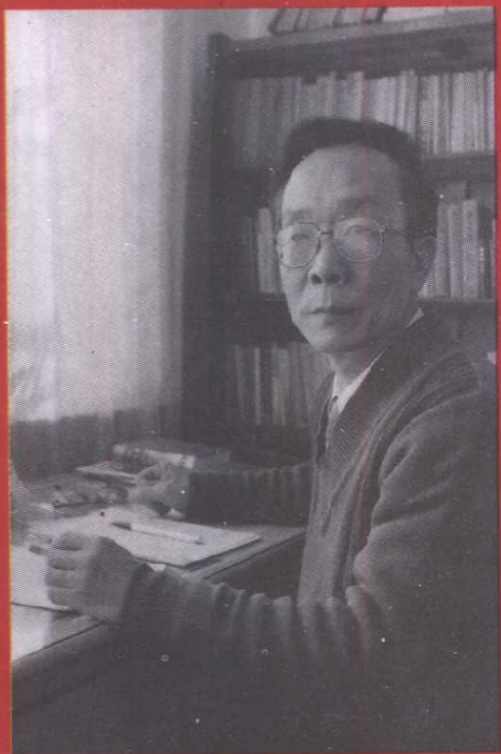
ISBN 7-5063-0706-5/I·705

定价：11.1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往事如烟，
成云浦。
欲说还休，
不愿回首却回首。
且洒淡酒对青天，
献挚友，
奠英灵，
慰白头。



作者近照



出品人的话

我们有幸成为这部“九十年代的《红岩》”的出品人，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支持和挚爱。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要有对事业的执著，更要对社会充满爱心。取之于市场，服务于社会，尽到推动社会向着美好未来迅速发展的责任。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延续、发扬光大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漫长道路中，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步，任重而道远。我们期盼更多的有远见的企业家，全社会的力量都能加入进来，为创造我们辉煌的未来，为我们引以自傲的文明史，抒写瑰丽雄奇的篇章。

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

总经理

1993年10月30日

廖晓

A
0
1
2

目 录

第一章	囚室重托.....	1
第二章	受训莫斯科	31
第三章	凶险归途	82
第四章	蜀道奇遇.....	110
第五章	突击审讯.....	154
第六章	代号巴山.....	196
第七章	嘉陵谍战.....	255
第八章	潜伏民间.....	294
第九章	破获伊尼格默.....	332
第十章	古庙情韵.....	353
第十一章	追寻僚机.....	389
第十二章	暗保江防图.....	438
第十三章	富家双娇.....	468
第十四章	雾都血寒.....	493
第十五章	任重道远.....	452
后 记		585

第一章 囚室重托

—

寒风飕飕，飘落梧桐树的枯叶。凌晨的城市沉在梦中。坐落在市中心区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大院里，忽然马达轰响，一辆满载荷枪士兵的绿色卡车，车头架着轻机枪，从大门里冲出来，后面紧跟着—辆苏式卡斯六九型吉普车，再后面又是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战士们肩头上的刺刀在惨黄的路灯下闪着寒光。

我像麻木了似的，坐在吉普车后座中间位置上，听凭命运转折；仿佛觉得身旁坐着的两位军官腰间崭新的五四式手枪向我喝叫：不许动，动就打死你！我下意识地瞥了军官一眼，那面孔是饱含着神圣的庄严。

天很黑，浓重的乌云笼罩了山腰。重工基地生产区那边，传来机器和马达的哀鸣，混和着被压抑的人世的叹息。借着疏离间隔的昏黄灯光，我看见马路上的碎标语和烂传单，如同暴雨中的浊浪，顺着大马路随风流淌。车轮从浊浪里压过，压扁了我昔日无邪的梦幻，轧碎了我心上那片理想的净土，向着黑暗

而且忧郁的远方开去。

命运使我离开大字报和高音喇叭的战场，不再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此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理论升华——虽然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使命莫名不解，更想不到军管会竟派出武装力量押解送行！

车队出离城市，颠簸在曲折起伏的山道间，向崇山峻岭的险道高峰爬去。浓雾隔断了四野，雨刷把沾满雾水的挡风玻璃，扫刮出两片扇形视野。军车尾部的红色刹车灯频频闪烁，像是野狼的如血大口急等吃人。车灯光影扫过处，嶙峋怪石如同张牙舞爪的猛兽，迎面向我扑来。车子下面不时响起峡谷流水的哭泣。寒风追着车棚哀鸣。

突然，我想到远在故乡山村的白发母亲，那间披满了藤萝和荒草的土窑洞里，纺线木车旁边的油灯一定还在亮着。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寒风的凄厉伴着纺车的呻吟，惦记着久无音讯孤身异地的儿子的安危……

我的泪涌出眼角。

忽然我又想到，未婚妻的甜美笑靥，那双一往情深的、如一泓秋水般明澈迷人的秀目。她此时可能在梦里听我讲述巴黎公社，讲述青年马克思与燕妮的故事，讲述保尔·柯察金和奥列格，讲述周文雍和陈铁军……她哪里知道，我已被撤职，被从隔离室押出来推进吉普车，押往吉凶难料的渺茫的异地。

我下意识地 toward 车窗外面遥渺的天空望去，想从天际寻觅北斗星。近来流行歌曲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曲调是那么哀婉而又深情。然而，此时却望不见那颗星辰。

一行人穿过庙院中间横亘的塌了缺口的旧砖墙，向长满半人高野草的后院走去。我身子前后围跟七八个战士，他们手持

手电筒，光柱打上扫下。残垣断壁间的荒草荆棘在冷风中瑟索，横七竖八的残碑破钟凄凄哀哀。几只黄鼠狼拖着肥长尾巴扑扑窜跳出来，向黑暗的瓦砾堆里追逐过去。高大粗壮的古柏，虬绞如蟒，覆盖正面大殿的飞檐斗拱。褪了色的年久失修的门额和窗棂，都污渍斑斑。寒风呼呼，似鬼哭狼嚎。

我头发竖起，血都要凝固了。

“站住！”

一行人走到庙院最后边。一位矮壮战士指着角落上的那座小偏殿：

“进去！你是七十四号。有关规定明天讲！”

如利剑刺入我心，心尖震颤着，突突腾起愤怒的火焰。这岂不是把岳飞送来风波亭？革命的枪杆子怎么用到了我的身上？荒唐！反动！

我一脚踏进小偏殿的门槛内。刹那间，身子仿佛落进地狱深处，无边的黑暗吞没了一切，我找不见自己在哪里了。

“嚓——”屋角有响声。忽然，一颗光豆亮起，很微弱，渐亮渐大。光影摇曳处，露出一只惨白干枯的手，擎出一只蜡烛，抖抖索索。烛光把黑暗推向门外。

鬼？妖？不会，哪里有鬼妖！

是我的幻觉？我神经已失常？还是在梦乡？不，我确实站在这里。背上还背着军绿棉被打成的背包，肩上挂着绿挎包，手上拎着装有脸盆牙具和卫生纸的大网兜。我急忙举手推了推眼镜，定睛向光亮处望去。

光影下，有个似魔似人的怪物蠕动着，他满头白发，骨瘦如柴，长长的胡须，尖削的下颏，深凹的眼窝。他那几乎要从蜡黄的干皮里鼓凸出来的眉棱骨上，一双浓而粗的剑眉令我不寒而栗！

“干什么？你！”我大喝，声哑气急，吓得两腿发软。

怪物把蜡烛放进墙洞里，回身向肩头拉了拉衣服。这时我才看见，他身上披着一件黄呢军装，胸口露出有补丁的白衬衣领和烂了几个洞的旧毛衣。他把黄呢军装穿上，站起来。我又看见，他的两条腿是从一条黄呢军毯下面抽出来的。军毯下面有条辨识不出颜色的破棉褥，褥子下面是一堆麦草。他走到草铺边上，趿拉起一双破布鞋，竟然向我走近。

我急忙后退，握紧了双拳，但两腿软得拖不动。完了，我想，军管会大概要用一个疯子来结束我。我二十七年的生命史，没做亏心事。我必须作死前一搏！

“老头，你要干什么？”我声色俱厉，硬着头皮装强悍。

他站住了，深眼窝里的那两颗黑瞳射出犀利的光，冷森森打到我脸上身上，似几柄利剑嗖嗖刺来。

“老头，这是什么地方？”我拚力加大嗓门，给自己壮胆。

怪物缓缓抬起惨白干枯的手，把覆盖着额头的纷乱白发朝后捋了捋，咂了一下干裂的嘴唇，音低声沉地回答：“睡吧……”

他不是疯子。我心头稍松，腿上恢复了点力气，拳头也松开了。

“老头，这是什么鬼地方？”

“睡吧，天亮，就知道了。”

这回听清了老怪物的口音，显然是已经北京化了的鄂东乡音，夹一点吴越味儿。他不是本地人。

“咳！”我大声吼了一声：“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告诉我！”

他嘴角翕动了一下，有气无力地回答：“大概，是山里的一处古庙吧。”

“具体位置？”

“说不清。”

唉，等于没有回答。

面对这个呆呆的眼射寒光的老怪物，我一筹莫展，像落入枯井。

“你不要害怕。”老怪物开口了，“小同志，我头发胡子很久没剪了。”他的语声挺温和，含着歉意。“来，我帮你铺床。”

我不知说什么话才对，任凭他取下行李，看着他弯下腰摊麦草，打开背包铺好，把脸盆牙具从网兜里拿出来，放到门口，把挎包放到铺头。

“睡吧，没水洗脚了，天就要亮了。”他的脸上终于现出一丝干涩的苦笑。看来他皮包骨头的躯体里尚有残存的活力。他的腰板竟是挺直的，步态稳健。我顿觉奇怪。他回到铺位，掀起军毛毯，钻了进去，不再理我。

我脱了鞋，坐到被卷上。抬头向上一望，又是一惊！梁上几只硕鼠，闪着豆眼，怀疑地望着我。浓密的蜘蛛网里有几只滚圆的大蜘蛛，傲慢地吞食着比它更小的虫子。椽头剥落了泥土的墙上，倒悬着一条残破不全的蛇皮，上面裹满了灰尘。忽然，一阵冷风卷进来，带着刺骨的阴森。我隐约望见庙院中央似乎有座石牌坊，牌坊一侧有座人工搭起木架岗楼，那上面有人佇立，肩上的刺刀划出一闪即逝的光。

我心潮难平。军管会叫我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进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光荣升华，却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把我当作囚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却只是一座风烛残年的古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

醒来时，已是次日午前。

耳畔传来低声呼唤：“小同志，你醒了？起来，吃点东西吧！”

我睁开了酸困的眼皮。第一眼看到的，是屋梁上的蛛网，几只大蜘蛛在吃东西。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古庙，是昨夜羁押的地方。那满头白发、瘦骨嶙峋的老头子，就蹲在我的头边。他眼里那两道犀利的寒光不见了，温和地闪出同情的询问目光。

我避开他的目光，悻悻地说：“去，去远点！”

他双手撑住膝盖，站起来，回到自己的铺位坐下来，默不作声了。

我问他：“这是哪里？”

“监管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监管队？”我忽地坐直了身子，急问：“不就是西山专政队么？”

“是的。”

天哪！我怔住了。刹那间，心上的红太阳躲进乌云里去，大地倾斜。缩紧了的心疼痛难忍，被人戕害的委屈感，悲愤感，像奔腾咆哮的江水，汹涌而来，淹没了我，泪珠扑簌簌流了下来。

“小同志，你是谁？”那个枯木朽竹在旁发问。

我正沉浸在忧愤慨中，哪有心思理会他的询问。

“小同志，你从哪里来？”他不厌其烦。

我的心潮被他干扰，眼前又出现了蛛网、破殿、麦草和墙上的片片血迹。这一切都一下子痛怜地关怀着我，仿佛游子回归故居，飘叶落入泥土。我的心，渐渐如一片白云，轻飏着被解脱之后的清醒。我懒懒地说：“我嘛，昨夜从云空而来，被好心的人民武装力量用钢铁长城的阵势，机枪卡车步枪手枪，押回地球上来了。”

“嗨？！”白发老汉惊叫着：“小同志，你很幽默咧！敢问你

叫啥名字？嗯？不想说？嗨，君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没有胆量说名字？”

他小觑我。告诉他又有何妨？

“我叫田明。”

“什么？你是田明？”他的话音忽然提高，惊诧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没好气地反问：“我怎么不能来？”

他脸上闪过一丝干涩的苦笑，说：“《人民日报》社论讲，民主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你是新中国的学生，你怎么也变成对象了？”

他嘲笑我！我要借他的话暗自泄愤，也使他无懈可击。我说：“历史需要呗，这也许对运动有利！”

不料，他毫不示弱：“历史需要？说得巧。我看近来的样子，还会有不少青年学生符合这样历史的这样需要！”

他竟然这样善于辞令。我不由得瞥了他一眼。他脸上一层忧伤，语气却是自信的。

“你是什么人？国民党残渣余孽吧？”

“我叫高清。”他坦然回答，很平静。

“噢——！”我失声惊叫，猛地坐直了身子。

“嘿嘿，知道我吧！”他笑了，笑意里显出冷峻。

我的耳边已听不到任何声音，两眼发直，定睛向他望去。这老汉头发白若霜染，额纹横深，高高的眉棱骨，长长的剑眉，深陷的眼窝里射出两道有穿透力威慑力的光，蕴含几分狡黠。他的鼻梁两侧有股掩饰不住的傲气，眼梢和唇角的纹路不像劳苦农民的粗糙，清瘦的面庞，有着儒雅学者的悠然。他面皮虽然蜡黄，却毫无颓丧之态，那沉着刚毅的姿态，使我联想到戎马生涯里的将军。

他犀利、强硬的目光迎着我审视的目光，四目相对，我怯懦了，避开了他的眼神。

“田明同志，你该知道我吧？”

我机警地回答：“我不知道你。我怎么会知道你？”我后悔刚才的失态，马上重又躺下，头枕双手，闭上眼睛。

他毫不放松地发出咄咄逼人的问话：“我冒昧问你，听说你是这个三线重工基地的中心专案头子。我被押解到你们基地来，交由你们代押代审，已经两年了，你们一直不见我。可我的案子一直压在你们手里。田明同志，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呢？”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但心中立刻回忆起两年前的事……

两年前，我曾经受命接办他的案子。上面来的人介绍情况说，高清是个穷凶极恶的老牌反革命分子。来人向基地军管会传达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康生的讲话内容。康生说：同志们，我们的同志太善良了。善良到了容忍这么个老牌国际间谍、苏修克格勃人物并且是美蒋收买了的派遣特务，坐进我们的政府部门发号施令。历史上，他是张国焘路线执行者，是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企图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的急先锋，是个托派、脱党分子，是个两面三刀的、凶残而且狡猾的杀人狂！他双手沾满了革命者和无辜人民的鲜血，他的历史贯穿着卑劣与荒淫！他，隐藏得很巧，很深。

于是他立刻被捕，并被煞费苦心地送来遥遥数千里之外的我们基地，关进西山专政队。

“若泄密，依法严处！”那位身材高大的野战军军长——基地军管主任，送走上边来人之后，把军管会直属中心专案办公室主任和我，召进他那布有三道警戒哨的办公室，单独嘱咐。

“放心。”专案主任恭敬回答。

“放心。”我学着专案主任作出同样回答。但我的心忐忑不安，我感觉事关重大。

军长的秘书把卷宗交给专案主任——一位保养得相当丰润体面的炮师政委。这位总是把背诵老三篇作为炮师将士头等大事来抓的政委同志，自从担任了军管会中心专案主任的职务，便把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用到我的身上。他教给我几个单词：是，一定搞好，首长放心，坚决服从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可是，他对待专案工作却不像对部队政治工作那样具体入微地深入进去。他总是守着象棋盘忘天忘地，把日常工作和内查外调一股脑推给我去具体布置——今天他又把由北京转来的高清材料，堆放到我的手上。

“你抓！”他下棋去了。

我心怀惴惴，回到专案办公室的幽静庭院，奔上小楼，紧闭房门，挑灯夜战。我小心翼翼打开了那册压有钢封的档案，一手掀动纸页，一手紧握钢笔，边看边摘，草拟疑点和调查提纲。

看了几页，我愕然了。此人一生的经历，所作所为，简直像传奇小说一样，令人眼花缭乱，遥远而扑朔迷离，不可思议。我立刻感到，碰上了最为棘手的案件。

看完主要材料，东方已经发白。我跑进厕所间，用冷水冲冲脑袋，又快步跑到餐厅，抓起一个馒头一掰两半，夹了点咸菜，边吃边走，重返专案小楼，去找主任。

推开主任办公室门，他和参谋长刚把棋子摆好。啪一声，当头炮；啪一声，马来跳。我实在不能不干扰他的雅兴。

“嗯？”他两眼恍惚地从棋盘上面抬起头来。

我口若悬河地向他叙述高清问题的梗概。政委的圆胖脸立刻变得僵白，没等我说完，就放下手中棋子：“走，找军长！”

静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转椅上的军长，全神贯注听完了我的

汇报。他沉思不语，半晌，伸手从笔筒里拔出毛笔，临笺挥书，嘴里说：“立刻进京汇报。你两人去！”

炮师政委带着我和那封亲笔信，乘飞机降落京西机场。一辆黑色吉姆风驰电掣驶来，把我们送到香山脚下的一处幽静庭院里。

第二层院子中央的一座宫殿式大厅里，坐着四位接见大员。据称他们代表中央文革和军委文革，还代表某某政治保卫机关。他们面容严肃地听完了我小心翼翼的口头报告。最后我说道：“我们的权限和级别，都无法审讯当事人。我们对党史军史尤其其中苏两党历史上的实际关系，均了解甚少，所以，无从下手。”

四位接见大员听汇报时不断地相互交换眼神，那眼神诡谲而又神秘，仪态却显出一副庄重。其中坐在首位的穿灰色中山装的秃顶老干部说：“真有这么棘手？”

“是的，不易察清。”我答。

他反问：“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左派，还有被困难吓倒的？知难而退？”

此时，我多么希望我的主任——炮师政委责无旁贷地发出他的回答，救我出窘境。然而他的脑瓜从一开始就沉沉低下，埋在胸前。他不救我，我只好继续应付：“首长，高清的履历表很能说明审案的难度。总理、徐帅、董老、陈云副主席、陈潭秋、邓发、滕代远、陈赓、王树声、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被他列为生平事件的某段证明人。这怎么调查？尤其没法子弄的，还有不少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人物，苏联方面一些人，台湾岛上一些人。所以，我们基地的专案人员无论如何不宜插手。”

大厅里缭绕着香烟的云雾。四位大员僵着面孔，相视无语。

沉默了许久，我又说：“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根据能够判定他交待的材料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许多事，是他在地